



当代学生 经典必读

Dangdai Xuesheng jingdian Bad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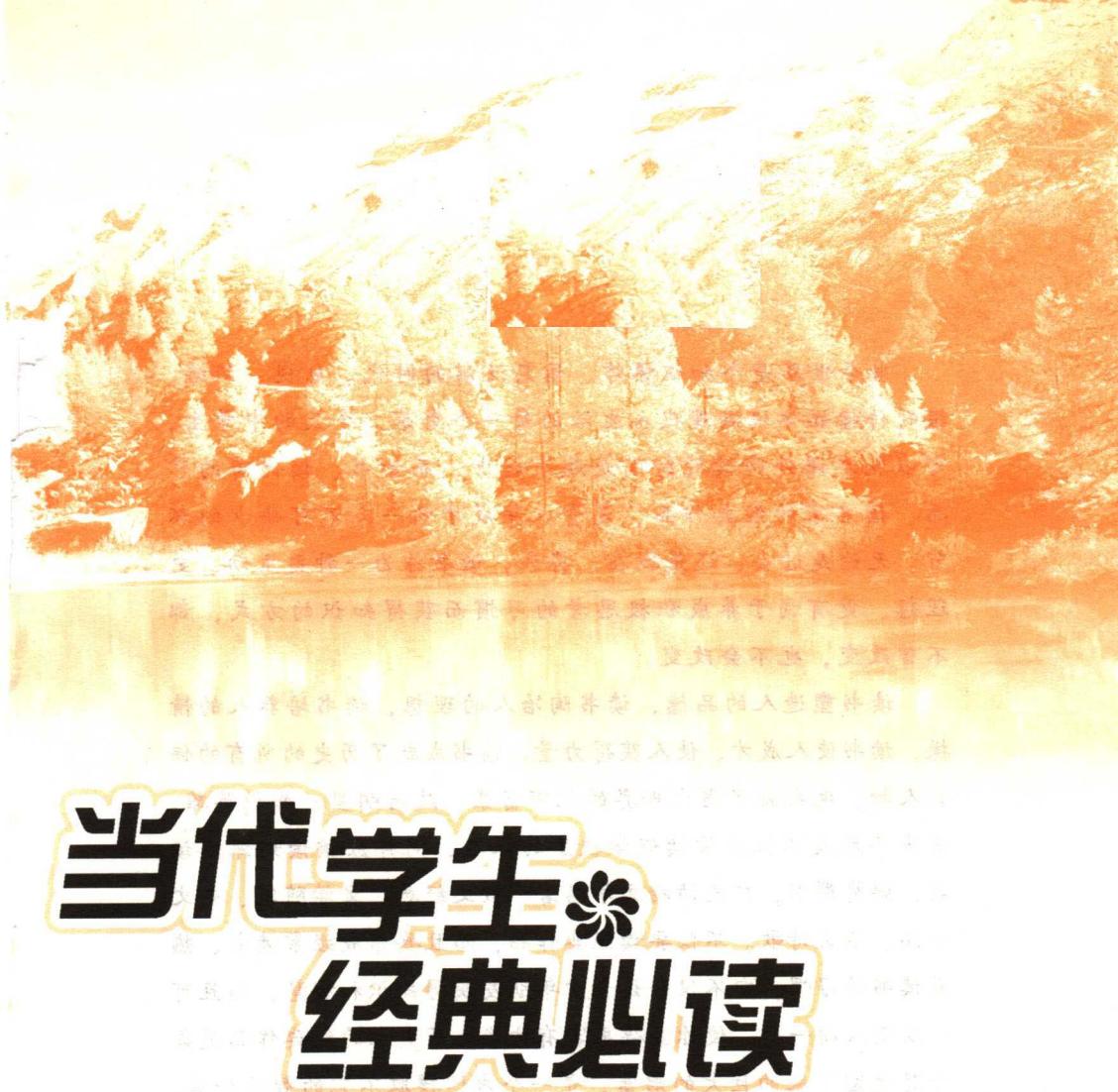
一生必读的名家随笔

彬 彬 ◎ 主编

- ◆ 咀嚼伤害
- ◆ 如同咀嚼一枚青橄榄
- ◆ 虽然心中有股难言的苦痛
- ◆ 但慢慢的你就会
- ◆ 从苦涩中品出一丝甘甜来

.....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当代学生 经典必读

Dangdai Xuesheng Jindian Bidu

一生必读的名家随笔

彬彬◎主编

- ◆ 咀嚼伤害
- ◆ 如同咀嚼一枚青橄榄
- ◆ 虽然心中有股难言的苦痛
- ◆ 但慢慢的你就会
- ◆ 从苦涩中品出一丝甘甜来
-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生必读的名家随笔/彬彬主编.—呼伦贝尔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，2005.7

(当代学生经典必读)

ISBN 7-80675-361-3

I .一… II .彬… III .随笔-作品集-世界 IV .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2418 号

当代学生经典必读

一生必读的名家随笔

主 编 彬 彬

责 编 布 林

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社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

电 话 0470-8241422 8241421

邮 编 021008

网 址 WWW.NMWH.COM

印 制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3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75-361-3/I·164
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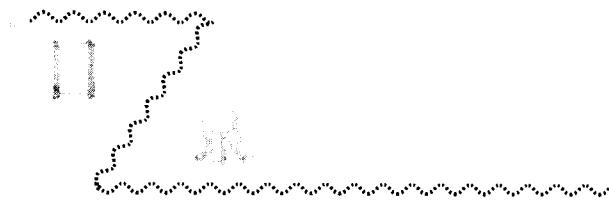
序

当今世界是个知识爆炸、信息泛滥的时代。电视、网络、报刊传播媒体填满现代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今天的中学生，可以花在课外阅读的时间是越来越少，而读书、读优秀的作品、读名家的经典作品，是青少年成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。无论是过去、还是现在、将来，读书作为一种更主动、更理想、更有利于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而获得知识的方式，都不曾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

读书塑造人的品德，读书陶冶人的理想，读书培养人的情操，读书使人成才、使人获得力量。读书成就了历史的所有的伟大人物，也成就了当代世界的亿万富豪、政治明星、知识英雄。青少年朋友不仅应该读好学校里的课本，同样应该读好课外读物，博览群书，广泛涉猎文学名著、散文经典、文学随笔、美文小品、杂文诗歌。不仅要读经典作品，而且要养成经常读书、热爱读书的习惯，它不仅会让青少年朋友获得知识和智慧，而且可以改变人的一生，使你变得更有才华。历史上的经典作品是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巨大的财富，是一个永远攫取不完的智慧金库，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：“读书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聪慧、演算使人精密、哲理使人深刻、伦理学使人有修养、逻辑修辞使人善辩。总之，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。”

正是秉承这样的宗旨，正是肩负这样的责任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《当代学生经典必读》，希望中学生朋友们能多读书，养成热爱读书的好习惯，帮助中学生朋友们健康成长，早日成才。

编 者



- 001 / [中国] 鲁迅 略论中国人的脸
- 004 / [美国] 约瑟夫·艾迪生 西敏寺漫游
- 006 / [中国] 胡适 大宇宙中谈博爱
- 008 / [中国] 周作人 入厕读书
- 011 / [中国] 许地山 落花生
- 013 / [中国] 林语堂 论中西画
- 016 / [英国] 撒缪尔·约翰逊 快乐的期待
- 018 / [黎巴嫩] 纪伯伦 笑与泪
- 020 / [中国] 茅盾 谈独立思考
- 022 / [中国] 老舍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
- 025 / [中国] 俞平伯 赋得早春
- 028 / [中国] 王了一 洪乔主义
- 031 / [中国] 曹聚仁 瓢语
- 033 / [中国] 沈从文 时 间
- 036 / [中国] 梁实秋 骂人的艺术
- 040 / [中国] 钱歌川 帽子哲学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044 / [中国] 张中行 | | 案头清供 |
| 047 / [台湾] 李敖 | | 还我万岁 |
| 051 / [中国] 钱钟书 | |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|
| 056 / [中国] 梁遇春 | |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|
| 060 / [中国] 冯亦代 | | 向日葵 |
| 063 / [中国] 聂绀弩 | | 阔人礼赞 |
| 067 / [中国] 黄苗子 | | 遗 嘱 |
| 070 / [台湾] 高阳 | | 除夕及祭其书他 |
| 074 / [台湾] 王鼎钧 | | 诗 |
| 077 / [台湾] 余光中 | | 幽默的境界 |
| 081 / [台湾] 西西 | | 手表及其他 |
| 085 / [香港] 董桥 | | 给后花园点灯 |
| 088 / [台湾] 三毛 | | 林妹妹的裙子 |
| 090 / [香港] 潘铭燊 | | 窗和爱情 |
| 092 / [香港] 李碧华 | | 蝴蝶十大罪状 |
| 095 / [新加坡] 尤今 | | 女人四阶 |
| 097 / [台湾] 龙应台 | | 美丽的权利 |
| 100 / [台湾] 林清玄 | | 莲花荷叶 |
| 102 / [中国] 郭沫若 | | 梅园新村之行 |
| 104 / [英国] 理查德·斯蒂尔 | | 绅士，好个漂亮的人物 |
| 106 / [中国] 郁达夫 | | 就家字来说 |
| 108 / [英国] 奥立佛·哥尔斯密 | | 蜘蛛的智慧 |
| 112 / [英国] 兰姆 | | 穷亲戚 |

- 114 / [英国] 毛姆 死亡与人生的型式
116 / [英] 乔治·奥威尔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
120 / [法国] 蒙田 谈谈衣着习惯
124 / [法国] 让·卢梭 自绘像
127 / [法国] 高更 致爱弥尔·苏芬奈克
129 / [法国] 安·纪德 沙漠
132 / [美国] 马·普鲁斯特 名副其实的美
134 / [法国] 弗·莫里亚克 劳伦斯在花园中
137 / [法国] 罗兰·巴特 脱衣舞的幻灭
141 / [德国] 约·歌德 大自然
145 / [德国] 图霍尔斯基 谎话卡片
147 / [德国] 海·伯尔 写作的风险
151 / [奥地利] 斯·茨威格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
154 / [俄罗斯] 列·托尔斯泰 牛蒡花
156 / [苏联] 高尔基 独处时的人们
158 / [意大利] 依·卡尔维诺 黄昏的月亮
160 / [捷克] 雅·塞弗尔特 世界美如斯
163 / [美国] 富兰克林 两种人
165 / [美国] 福克纳 “他的名字是彼得”
167 / [美国] 弗·纳博科夫 说吧, 记忆
170 / [加拿大] 里柯克 行医之道
174 / [智利] 聂鲁达 归来的温馨
177 / [墨西哥] 奥·帕斯 窗外的景致

- 180 / [印度] 泰戈尔 论沉思
183 / [英国] 托马斯·戴克 同 烛
184 / [日本] 有岛武郎 以生命写成的文章
185 / [美国] 爱德华·霍格兰 夏日池塘
187 / [中国] 巴金 再忆萧珊
190 / [中国] 茅盾 雷雨前
192 / [中国] 叶圣陶 暴 露
195 / [中国] 刘心武 人情似纸
198 / [美国] 德莱塞 我的梦中城市

当
代
学
生
经
典
必
读

DANG DAI XUE SHENG JING DIAN BI DU

略论中国人的脸

[中国] 鲁迅

大约人们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，总不免以为他古怪。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，就觉得他脸太白，头发太黄，眼珠太淡，鼻梁太高。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，但总而言之：相貌不应该如此。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，是毫无异议；即使有好丑之别，然而都不错的。

我们的古人，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。周朝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，汉朝还有《相人》二十四卷。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；分起来，可以说有两派罢：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；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荣枯。于是天下纷纷，从此多事，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。我想，镜子的发明，恐怕对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。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，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。

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。留心的结果，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；毫毛有白色的，也不好。皮上常有红点，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，倒不如我们之黄。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，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，仿佛就要滴下来，使人看得栗栗危惧，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，也见得较为安全。总而言之，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。

后来，我看见过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，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。那似乎是《天方夜谈》或者《安徒生童话》中的插画，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。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，一条辫子在空中飞

扬，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。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。独有两眼歪斜，张嘴露齿，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。不过我那时想，其实并不尽然，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，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。

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，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，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，下巴总要慢慢挂下，将嘴张开来。这实在不大雅观；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。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，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，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“咬筋”，力量是非常之大的。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，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。但在成人，只要牙齿好，那咬筋一收缩，便能咬碎一个核桃。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，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，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，倒也情有可原，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。

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。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，叫做《猫·狗·人》，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。大意是初见中国人，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，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。久而久之，看惯了，便觉得这样已经够，并不缺少东西；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，多余着一点什么。这多余着的东西，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：兽性。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，是人，则加上多余的东西，即成了下列算式：

$$\text{人} + \text{兽性} = \text{西洋人}$$

他借了称赞中国，贬斥西洋人，来讽刺日本人的目的，这样就达到了，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，是本来没有的呢，还是现在已经消除。如果是后来消除的，那么，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，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。野牛成为家牛，野猪成为猪，狼成为狗，野性是消失了，但只是使牧人喜欢，于本身并无好处。人不过是人，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，当然再好没有了。倘不得已，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，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：

$$\text{人} + \text{家畜性} = \text{某一种人}$$

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，暂且中止讨论罢。我只

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人的脸上，看见于两种多余。一到广州，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，是电影，而且大半是“国片”，有古装的，有时装的。因为电影是“艺术”，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。

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，那好看不下于看戏；至少，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。在“银幕”上，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，缓慢地动作；脸正如古人一般死，因为要显得活，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。

时装人物的脸，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《画报》的，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。《画报》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，便是妓女吃醋，所以脸相都狡猾。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，国产影片中的人物，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，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。可见不如此，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。

听说，国产影片之所以多，是因为华侨欢迎，能够获利，每一新片到，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：“看哪，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。”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，日夜四场，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。

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，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。可惜电影一开演，电灯一定熄灭，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。



西敏寺漫游

[美国] 约瑟夫·艾迪生

每当我要作严肃的沉思时，我就经常独自到西敏寺去散步。那里的阴暗，教堂中一切用物，巍峨庄严的建筑和长眠在那里的人们，种种情景，都易使人心中充满悲戚，但也会勾起令人愉快的遐思。昨天，我在教堂的庭院里，在那些修道院和礼拜堂中，消磨了整个下午。在几个墓葬区，看看那些墓碑和墓志铭，倒也是一种消遣。墓志铭大多除了记载死者生年忌日之外，并没有别的内容，其实这已经就是死者的平生，为人类所共有的。我只能把这些人生的记载，无论是刻在铜牌上或是大理石上，都看做是对于这些作古的人们的一种讽刺；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纪念物，留下的仅是他们的生与死。他们令我想起英雄史诗中征战的勇士来，他们之所以被歌颂，也许只因为他们被杀戮；他们之所以被人纪念，也仅是因为他们被杀戮；此外别无其他原因。

格荡卡斯、梅通塔克、塞西洛恰克等人的一生，在《圣经》中，足与圣贤同受尊重，这些英雄如今又安在哉？！

我一走进教堂，就十分欣赏掘墓时的情景，在每一锹的抛撒中，我都看见成型的新泥混合着骸骨和颅盖的碎片。这种碎片，曾几何时，还是人类躯壳的一部分。我由此想到，躺在教堂铺石下面的人何止千万，男人和女人，朋友和仇敌，牧师和士兵，僧侣与传教士都已成为齑粉，混合成一块。无论何人，优秀的、有权势的、年轻的、年老的、衰弱的、畸形的，都将毫无区别地躺在乱糟糟的泥堆中。

我曾经阅读过几本谈人类问题的大杂志，我特别注意调查矗立在那古老建筑角落里的纪念碑，有些刻着揄扬过分的墓志铭。假如死者有知，一定会因他的朋友对他的奉承而感到羞愧；也有一些又嫌谦卑过分，它们用无法理解的文字，去讲述死人的品质，死者因此长年不为人知。在有些富于诗意的地方，我发现有些长眠地下的人却没有纪念碑；有纪念碑的又不是诗人。我观察到，现代战争使许多纪念碑充斥教堂，这些耸立着的石碑，都是为纪念葬身在布冷亨平原上或海洋里的人们而立的。碑下只有空穴。

当我感到我的心情处于一种严肃的欣赏中时，我就离开了我们英王的教堂，以便来日能够回味。我知道这类消遣，容易在胆怯的心灵上浮起灰暗而沮丧的思潮和幻想，我虽然常常是严肃的，但还不知道，悲哀是什么，因此，在教堂庄严而深沉的场景中，我却能有在最愉快活泼的情景里那样欢愉的心情。依靠这种方法，我就能够用那些别人害怕考虑的事物来改善自己的心境。当我看到伟大人物的墓碑时，我的羡慕情绪就一扫而光；当我读到优美的墓志铭时，我的奔放感情就骤然消失；当我在墓碑上发现父母的忧愁时，我的内心就要产生无限惋惜；而当我瞧见他们的墓穴时，我就思忖，哀伤何益？其实，我们很快也要随他们而去。当我看见那些国君卧在推翻他们的敌人旁边时，当我看见敌对的谋士们肩并肩地躺在墓穴里时，或者想到那些用竞争和辩论把世界分割开来的神圣的人们时，我就悲哀而惊愕地回忆起人类渺小的竞赛、派系和争吵。我读着这些墓穴不同的立碑日期，有些人是昨天才死，有些在六百年前就已归天了，由此我就想到，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，最终都是要一起走到这里来的。



大宇宙中谈博爱

[中国] 胡适

“博爱”就是爱一切人。这题目范围很大。在未讨论以前，让我们先看一个问题：“我们的世界有多大？”

我的答复是“很大！”我从前念《千字文》的时候，一开头便已念到这样的辞句：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”

宇宙是中国的字，和英文的Universe World意思差不多，都是抽象名词。

宇是空间（Space），即东南西北；宙是时间（Time），即古今旦暮。

《淮南子》说宇是上下四方，宙是古往今来。

宇宙就是天地，宙宇就是Time—Space。

古人能有“Universe”的观念实在不易，相当合于今日的科学。

但古人所见的空间很小，时间很短，现在的观念已扩大了许多。考古学探讨千万年的事，地质学、古生物学、天文学等等不断的发现，更将时间空间的观念扩大。

现在的看法：“空间是无穷的大，时间是无穷的长。”

古人只见到八大行星，二十年前只见九大行星。现在所谓的银河，是古代所未能想象得到的。以前觉得太阳很远，现在说起来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比太阳远千万倍的东西多得很。

科学就这样地答复了“宇宙究竟有多大”这个问题。

现在谈第二点：博爱。

在这个大世界里谈博爱，真是个大问题。

广义的爱，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终目的。墨子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，可说是宗教创立者（Founder of Religion），他提出“兼爱”为他的理论中心。兼爱就是博爱，是爱无等差的爱。墨子理论和基督教教义有很多相合的地方，如“爱人如己”、“爱我们的仇敌”等。

佛教哲学本谓一切无常，我亦无常，“我”是“四大”（土、水、火、风）偶然结合而成的，是十分简单的东西，因此无所谓爱与恨——根本不值得爱，也不值得恨。但早期佛教亦有爱的意念在；我即无常，可牺牲以为人。

和尚爱众生，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，所以有人称之为“叫化”（乞丐）宗教。自己的饭亦须取之于人，何能博爱？

古时很多人为了“爱”，每次登坑（大便）的时候便想，大想一番，想到爱人，有些人则以身喂蚊，或以刀割肉，以自身所受的痛苦来显示他们对人的爱。这种爱的方法，只能做到牺牲自己，在现代的眼光看来，是可笑的。这种博爱给人的帮助十分有限，与现代的科学——工程、医学等所能给我们的“博爱”比起来，力量实在小得可怜。今日的科学增进了人类互助博爱的能力。就是最近意大利邮船 Andrea Doria号遇难的事吧，短短的数小时内就救起千多人。近代交通、医学……等的发达，减少了人类无数的痛苦。

我们要谈博爱，一定要换一观念。古时那种喂蚊割肉的博爱，等于开空头支票，毫无价值。现在的科学才能放大我们的眼光，促进我们的同情心，增加我们助人的能力。我们需要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博爱——一种实际的博爱。

孔子说：“修己以敬，修己以安人，修己以安百姓。”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。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，然后帮助别人；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。同学们，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，不要空谈高唱博爱；但应先努力学习、充实自己，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，仍不算迟。

入厕读书

[中国] 周作人

郝懿行著《晒书堂笔录》卷四有《入厕读书》一条云：“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，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，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，传以为戒，虽出释氏教人之言，未必可信，然亦足见污秽之区，非讽诵所宜也。《归田录》载钱思公言平生好读书，坐则读经史，卧则读小说，上厕所则阅小词，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，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。余读而笑之，入厕脱裤，手又携卷，非惟太亵，亦苦甚忙，人即笃学，何至乃尔耶。至欧公谓希深言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，乃马上枕上厕上也，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，此语却妙，妙在亲切不浮也。”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，但是我稍有异议，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。小时候听祖父说，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，老爷吃饭快，小的拉矢快，跟班的话里含有一种讨便宜的意思，恐怕也是事实。一个人上厕的时间本来难以一定，但总未必很短，而且这与吃饭不同，无论时间怎么短总觉得这是白费的，想方法要来利用他一下。如吾乡老百姓上茅坑时多顺便喝一筒旱烟，或者有人在河沿石蹬下淘米洗衣，或有人挑担走过，又可以高声谈话，说这米几个铜钱一升或是到什么地方去。读书，这无非是喝旱烟的意思罢了。

话虽如此，有些地方原来也只好喝旱烟，于读书是不大相宜的。上文所说浙江某处一带沿河的茅坑，是其一。从前在南京曾经寄寓在一个湖南朋友的书店里，这位朋友姓刘，我从赵伯先那边认识了他，那年有乡试，他在花牌楼附近开了一家书店，我患病住在学堂里很不

舒服，他就叫我住到他那里去，替我煮药煮粥，招呼考相公卖书，暗地还要运动革命，他的精神实在是很可佩服的。我睡在柜台里面书架子的背后，吃药喝粥都在那里，可是便所却在门外，要走出店门，走过一两家店面，一块空地的墙根的垃圾堆上。到那地方去我甚以为苦，这一半固然由于生病走不动，就是在康健时也总未必愿意去的，是其二。民国八年夏我到日本日向去访友，住在一个名叫木城的山村里，那里的便所虽然同普通一样上边有屋顶，周围有板壁门窗，但是他同住房离开有十来丈远，孤立田间，晚间要提了灯笼去，下雨还得撑伞，而那里雨又似乎特别多，我住了五天总有四天是下雨，是其三。末了是北京的那种茅厕，只有一个坑两垛砖头，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。去年往定州访伏园，那里的茅厕是琉球式的，人在岸上，猪在坑中，猪咕咕的叫，不习惯的人难免要害怕，哪有工夫看什么书，是其四。《语林》云，石崇厕有绛纱帐大床，茵蓐甚丽，两婢持锦香囊，这又是太阔气了，也不适宜。其实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，只要有屋顶，有墙有窗有门，晚上可以点灯，没有电灯就点白蜡烛亦可，离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，虽然也要用雨伞，好在北方不大下雨。如有这样的厕所，那么上厕所时随意带本书去读读我想倒还是呒啥的吧。

谷崎润一郎著《摄阳随笔》中有一篇《阴翳礼赞》，第二节说到日本建筑的厕所的好处。在京都奈良的寺院里，厕所都是旧式的，阴暗而扫除清洁，设在闻得到绿叶的气味青苔的气味的草木丛中，与住房隔离，有板廊相通。蹲在这阴暗光线之中，受到微明的纸障的反射，耽于冥想，或望着窗外院中的景色，这种感觉真是说不出的好。他又说：

“我重复地说，这里须得有某种程度的阴暗，彻底的清洁，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，都是必须的条件。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。特别在关东的厕所，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土的小窗，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，洗了石灯笼的脚，润了踏脚石上的苔，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，更能够近身地听到。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，宜于鸟声，亦复宜于月夜，要赏识